

徜徉書海，肆志詩林

林文龍的古籍收藏與詩壇淵源

文 | 劉庭彰 · 攝 | 邱志翔

Wandering Through the Seas of Books, Unrestrained in the Forest of Poetry: Lin Wen-long's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Texts and its Roots in the Poetry Scene



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研究員林文龍，出身彰化和美，長期從事臺灣史蹟的田野調查與記錄，亦擅長古典詩寫作。漢學涵養深厚，素為人重。不僅如此，他更收藏古籍數十年，積累出為數相當可觀的珍本奇書，他更以詩繫書，將自身的古書收藏化為詩作。史事鉤沉、古籍收藏、詩歌吟詠，是林文龍再日常不過的生活，彷彿「今之古人」。



愛書是我的天性

談起收藏古籍的契機，林文龍毫不猶豫地說：「愛書是我的天性。我家中三代務農，父祖輩大多不識字，但我卻從國小就開始縮衣節食存錢買書，一開始買的都是人物傳記。」直到初中，任課老師提到要讀通「之乎者也」的話，可以進一步閱讀《三國演義》，於是，林文龍賣掉珍藏的集郵簿，以七元購得《三國演義》，提到這段往事時，他特別補充說明：「當時年紀還小，平時的花費都是幾角而已，七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很大的金額。」在那之後，他更陸續讀了《唐詩三百首》及不少章回小說。

但要說真正的「接觸古籍」，林文龍自言是由於二個淵源。其一是在故鄉南投竹山，同村莊內一位喜讀漢學的林姓老人，贈送給他《中華字典》及王源順

校辨、發行的《四書白文》。其二，則是同學知道他平時喜歡閱讀，轉贈其祖父的舊藏，當中就有上海沈鶴記出版的章回小說《龍鳳再生緣》及《指南尺牘》等書。直到現今，這些書籍林文龍都仍然小心翼翼地保存著。

牯嶺街與光華商場

林文龍回憶起約略 1968 年前後，自己當兵前的舊事：「當時工作的同事見我平日愛讀古書，便告訴我牯嶺街上有許多舊書攤。我初次到牯嶺街時，下公車一看，哇！整路整片都是書攤。」著實讓他大開眼界。而隨著逛牯嶺街舊書攤的經驗漸多，他也才發現古書刻本的差異，尤其是買到新竹王松刊印的李元度《小學弦歌選本》，更讓他第一次體會到木刻本優於石印本之美。後來當兵時，林文龍被移撥到景美，正中下懷的他，



假日就往牯嶺街跑，甚至有一次已經買到沒錢，卻在書攤上看見洪棄生的《寄鶴齋詩贊》，於是便與老闆商量暫留，自己則急忙回營拿錢，下午又趕去取書。而隨著與書商越來越熟，店家漸知其閱讀品味後，也會特意為其留書。

林文龍也額外提到：「兩岸開通之前，臺灣的線裝書其實不多，所以我會購買藝文印書館翻印再版的古籍。」例如他在宜蘭服兵役時，常於《中央日報》看到藝文印書館書籍販售的訊息，他就會購買過藝文印書館翻印自日本靜嘉堂的宋版32開本《陶淵明詩》，或是一套六函的《史記》。

然而，就在林文龍退伍後，牯嶺街的書商則大多移到光華商場，他細數這兩處所販售的古書：「常見的有各種蒙書、善書、《古文析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易經》等，其中以《左傳》最多，而「詩集」則又以《秋江集》、《香草箋》最多。」他也提到曾在光華商場買到一套四冊且是木刻大開本的馮浩《玉谿生詩集箋注》，令喜愛古典詩的林文龍雀躍不已。

有些書比較殘破，我怕它就此散失

放眼林文龍家中滿坑滿谷的古籍，收藏類型其實相當廣泛，則不免令人好奇他的選擇標準？對此，他是這麼回答的，有以下五點原則：一、日後研究需要或使用的上。二、閩臺地區的相關書籍。三、集部優先，其中又以清末民初的詩集為主。四、純欣賞且負擔得起。最後一點，林文龍則略帶感情，緩緩地說道：「其實是一種責任，有些書比較殘破，我怕它就此散失，所以只好買回家中整理。」林文龍對於古書是有使命感的。

收藏古籍在「收」的過程固然有時相當波折，但之後的「藏」則又更令人相當耗費心力，絕非「束之高閣」而已。林文龍說，古籍保存有時候真的會令人「搥心肝」——他所指的是「銀蠹之害」，泛指各類蟲害對古籍的損傷，其中以蠹魚為甚，往往會造成書籍不可逆的傷害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提醒蟑螂的危害頗大，不得不注意。他舉出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所言的「勤讀」，是能避免蟲



1 | 2 | 3

1 用來固定古籍、避免書頁脫落的「紙撚釘」。

2 修補古籍時需要用漿糊水將紙張托平，並浮貼於牆面風乾。林文龍通常在書房運用門板作業，長年下來門板上都是紙張貼過的痕跡。

3 經過林文龍自行修補的書籍。

害的方法之一，平時他也會用塑膠套包覆書籍，讓紙面與外界隔絕，他也觀察到，用錫箔紙的效果則更佳。他會記錄每次抽查的時間，以確保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。

面對一些殘破或損傷的古籍，擁有數十年收藏經驗的林文龍，也早已自己摸索出一套修復的方法。他憶及自己首次大修的古籍為《關聖帝君明聖經》，開啟他修補書冊之路。林文龍對於工具的使用相當講究，比如他捨棄常用的排筆，改以毛刷較硬的油漆筆，而且必定自己調煮糝糊，或是對於用紙的選擇，他都有自己日積月累下的經驗談。而諸如用來固定古籍、避免書頁脫落的「紙撚釘」，他也都能比較出地域間的差異。顯見無論是古書製作的規格、工具、材料等，林文龍都相當熟稔。最後，他也提到夏天不宜進行修補，由於紙張輕薄無法開電扇，書房往往相當悶熱，所以秋天涼爽的氣候最為合適。

不僅是修補，林文龍也會針對不齊全或尺寸不一的書籍進行配補。他舉例說道，先前所收的高士奇《江村銷夏錄》

缺少最後一冊，又遍尋不著同尺寸的書籍，所以他只能以小襯大，也就是俗稱的「金鑲玉」來處理。又或者是書籍欠頁的狀況，以影印、手抄等方式來補齊。

印象深刻的夢幻逸品

林文龍的收藏生涯中，經手過不少古籍，讓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套徐世昌的《晚晴移詩滙》，先前他已有臺灣世界書局一套四冊的平裝本，但後來中國書店刊行線裝本，林文龍透過臺灣、中國兩地的多位友人，或協助聯絡，或匯款書錢，或郵寄包裝等，歷經千山萬水終於入手，可貴的是人與人間以書會友的真摯信任。

身為古典詩人的林文龍，一直對於《佩文韻府》相當嚮往。有一次他在福和橋下購得一套一百六十多冊的《佩文韻府》，爾後發現竟是新竹文人林知義（1874-1937）的舊藏，書籍中有林知義的題記，敘述該書是其輾轉於上海購得之種種。自此以後，林文龍對林知義特別留意，還收有其詩文手抄本，所寫之小楷相當精絕，令他讚賞不已。



為避免蟲害，平時林文龍會用塑膠套包覆書籍，讓紙面與外界隔絕。

林文龍也提到有些書籍，一旦錯過就不再的遺憾。他言道：「兩岸剛開放時，我曾見過一套嘉慶木刻本的《紀曉嵐全集》，但當時因為書頁有部分受潮而未入手，誰知道，匆匆數十載，我就再也沒遇過此書。」收藏過程中有得有失，他也曾遇過書商以新充舊，將書籍作舊重裱的情況，但多年下來眼力遠非昔日能比，此類書籍早已逃不過林文龍的法眼。

古詩創作的緣起： 《今古奇觀》與作文簿

談起何時對古典詩產生興趣，林文龍則打趣地說：「國小的時候，我的同學們都在背『床前明月光，低頭吃便當』，

但當時的我就對『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』這樣的句子很有感覺。」至於真正的影響，則是在初中二年級，同學從圖書館借了一本名為《今古奇觀》的書，後來林文龍看到就非常喜歡，尤其著迷於書中詩文相證的方式，至今還能背誦，採訪當天，他隨口就念出第一卷〈三孝廉讓產立高名〉中的「紫荊枝下還家日，花萼樓中合被時。同氣從來兄與弟，千秋羞詠豆萁詩。」

與此同時，林文龍也開始以毛筆抄錄古典詩詞在作文簿上，諸如朱淑真的《斷腸集》、《斷腸詞》、《李中主詞》等。謄抄完後，他還會請同學在簿本上題字，顯見當時他對於古典詩詞就相當喜愛，並以相當嚴肅的態度來對待。

大量閱讀與抄錄詩詞，使年少的林文龍對於作詩躍躍欲試，初中三年級時，他不知從何處發現臺北市文獻會以「戊申詩人節書懷」為題，舉辦徵詩活動。於是林文龍便按照當時自己對於平仄押韻的理解，寫了詩寄去投稿，可想而知，當然是沒有下文。直到退伍後，他才從老一輩的詩人口中知道，寫詩所用的平仄要用臺語去辨別，難怪他當時使用華語作詩參賽，並未能得獎。

直到有一年彰化市圖書館舉辦詩人大會，慶祝該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，當天有不少前輩詩人與會，而林文龍也在其中。他回憶起當天的現場命題為「卦山風光」，由於他對故鄉土所知甚詳，於是他也跟主辦單位要了稿紙立即作詩。之後公布名次時，林文龍得到第九名，相較於許多詩齡長於他的前輩，絲毫不遜色。

「先 è」張達修

在訪談的過程中，只要提及張達修（1906-1983），林文龍都會以「先 è」來稱呼，從不直呼其老師之名諱。林文龍說：「我們兩人的認識是在某年端午節的臺中圖書館，有人介紹先 è 認識同為竹山人的我。」從此之後，他便時常拜訪張達修的醉草園。張達修平日對子女管教甚嚴，子女們都不太敢親近他。他們對於林文龍能和父親暢談整日，都感到非常詫異，而張達修也告訴子女，此人日後必為「詩壇一支軍」。林文龍也說：「由於先 è 和我先後任職於臺灣省文獻會／館，我們都相當熟悉臺灣掌故，所以就有說不完的話題。」而張達修過世前彌留之際曾言：「人生在世，得一文字知己，可以無憾。」所指的就是林文龍，顯見其師生之間的深厚情感。

張達修逝世後，林文龍曾協助整理其手抄詩稿，並於1981年出版。後來張達修之女又透過管道找到林文龍，於是再處理了一部分張達修的手稿，刊行

全套七本的《醉草園詩集》。林文龍提到老師張達修所傳授的作詩之法，其中就有梁啟超來臺時所說的「三多法：多讀、多作、多商量。」他也常以此勉勵學詩之人。

藏書雜詠與詩教傳承

開始書寫以古籍為主題的詩作，主要是屏東友人許嘉村所鼓舞，勸其效法古人書寫藏書百詠，林文龍一聽便覺可行，於是著手創作，早已已超過百首。而除了將自身的古籍收藏入詩外，林文龍也自刊有《書卷清談集古歡》一書，共一百七十餘篇，對於古籍的版本考證、買書因緣、讀後心得等，皆有所闡述。若是詩文相互對照，則可略窺林文龍古籍收藏之梗概。

劉庭彰

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，中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。研究興趣為臺灣古典文學、臺灣書法史。曾著有《跨越時代的府城文人：羅秀惠研究》（博揚，2021）。



林文龍分享自己最喜愛的三本古典詩集收藏，由左至右分別為許南英《窺園留草》、《樓社第二集》、連雅堂《劍花室詩集》。